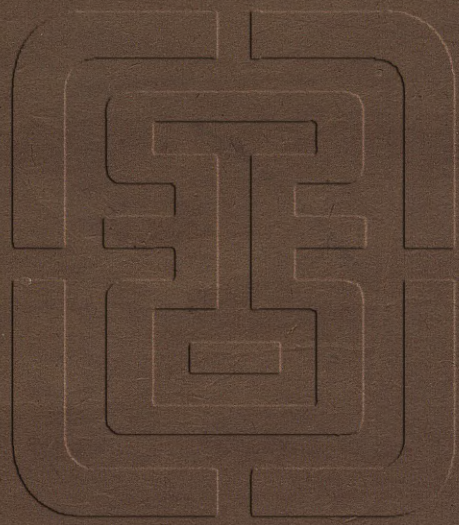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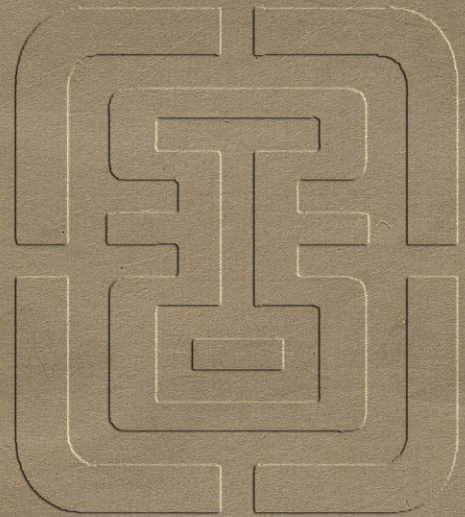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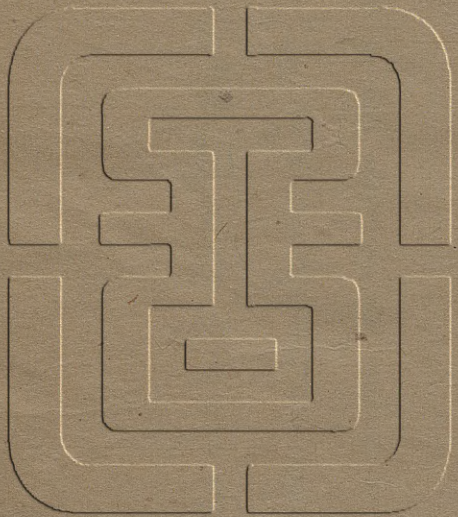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7357
492
82312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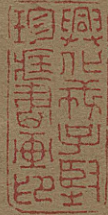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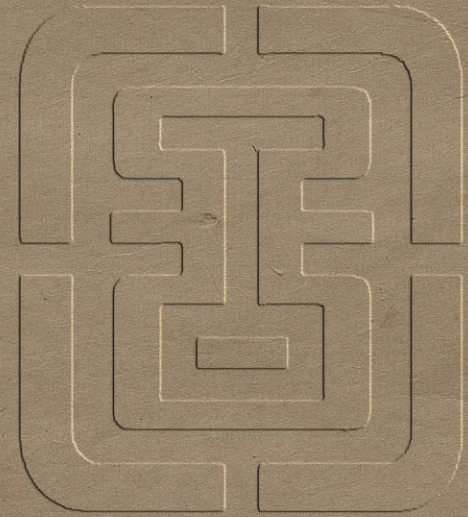
法帖譜系雜說上

宋曹士冕

淳化法帖

熙寧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去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月奉聖旨模勒上石。叙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



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本在，但不賜耳。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余自得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世人所無。皆轉相傳模者也。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茂，請多他帖，留云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書所收書以集法帖十卷，內都悟兩行二十四日帖。乃以此卷中者而於謝云：帖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情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錄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庶快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玩，所以忘勅也。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禁中板刻古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不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堂法禁中借板墨石本，分遺宮僚，但用滿谷墨。光輝有餘，而甚黝黑。又多橫墨，木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子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
木也前有目錄卷尾且多篆書題字蓋顯祐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監其字
尾與淳化同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置帶
蓋打金鉅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之都不亦時有舊
拓者元板者在迤未碑上從之化蟬吳本且以厚紙覆板上
隱括為銀鉸櫃痕以惑人第損利非復舊拓本之遺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名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同本而卷尾

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日修內司恭奉聖

旨模勒上石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旨刻名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
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
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
模勒上石

臨江戲魚書帖

元祐間刷次在字藏淳化舊帖十卷摹刻堂上徐公卷
尾篆題而增釋文及字所藏往年拓本行有典刑所拓者字

釋文

多頑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泗川總領權安節以裁魚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
官舍石已石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字於有當時墨本甚
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師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
於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滂顏真卿等諸帖而字
行頗高於淳化慶曆在石同匠卷者有歲月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於郡齋漢依做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
第于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少異
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
跋後復見一本按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而墨皆與南研
不類而慶曆第題字止三兩卷有之卷印劉氏本也

長沙研匠字本

崔博傳長沙官本局鑄石可常得研匠之字別刻一本
以應求者于頃收一本與長沙本首尾略無少異而字
體形模少不同疑其為研匠字本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於焚燬。宣中興以後復刻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每卷尾歲月刻于甚珍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刊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庫子備頁帥幕者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僻之黔江之昭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得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

三衢見好事家遠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第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因淳化閣帖而布墨髣髴以戲與中興以前拓本其不同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淳授供備庫副使元東菊第八副將劉諫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寧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仙芝雷亨芝鵠第二卷刻一行卷尾名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一字却刻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內第二行休字三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模男僊

芝為一行雲芝鵞為一行此下刻有字偶裁損不可致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法帖見
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此地厚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
皆空白紙不施箋綠裝裱而自法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
愛

烏鎮本

舊傳湘州烏鎮張以絳閣二帖鏤木字整或遇良工模
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印一幅可打一版
予在江山見一本於周氏後數年卷板內付有直裂紋此刊

雲上獲一本于向氏林堅之齋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
帖是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
錯悞數字為可恨耳趙宰特愚云丙戌歲在宗庫有以
法帖板質於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孫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
帖其刻稍精古碑字得筆法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
匠者不善用蠟每有有研光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左軍數帖而

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更本

豫章士友輩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閣帖規模
相似而筆意差弱以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
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寓時研房中有書石一片
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

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素近歲三山林伯鳳
重刻予字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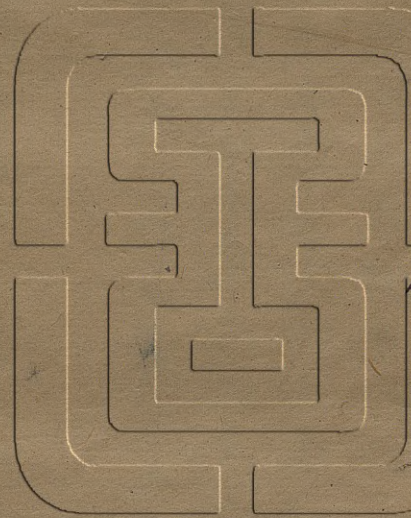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
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
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沈
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用十干為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編記其畧
云皇祐先伯文太傅作邑和州之會山得墨帖於丞相亮

國朝公摹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詎迄
之五千餘年刻缺大半之續完之以藏于字益用潭帖
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千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下

宋曹士冕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
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者嘗取官法帖中數十帖
別自刻名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故亦有可佳者觀此則
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為湯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
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雜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
祖之特少有增益耳已刻注絳帖字體亦得其畧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後絳帖至為精密頃刻名襄州有云淳

化官本法帖之不一復多見其似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熹宗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右枝處澁澁可見之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竹書止字之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修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通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

毀於王昃之變慮其遂至派絕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溥祐甲辰自雲川官滿得闕適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字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後

帖總字卷元各字籍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夢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脚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後日帖下有對石攸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二段石並缺右脚

第九卷大全帖正與單炳又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

故字所藏未有其此

右邊紙條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皆可見自非單炳文表而書之亦得混於無聞矣此方所刻諸本從南渡後其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本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者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所居法帖石久而為二其後絳州之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亦多此本字畫精神道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精此補墨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全書石不暇而炳文所移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字字辨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東封書為別此又異于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二石但亮帖內亮字皆無右

邊轉筆卷避送亮諱也

新緝本

右二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稀並同東庫本物衛玄人
宋修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雜與
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各字與毛希允皆有

此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毛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
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字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物向字有

武岡舊本

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與舊本同也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稀
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修無
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亦誤信乎出於新緝也

武岡新本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人厭其字畫
清瘦故加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
鍾繇書帖內再世榮名之名字已修化谷字矣且拓匠
不一凡損刻交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

帖之謬者莫甚於此

務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
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後面帖字誤而奪君年帖止
是微指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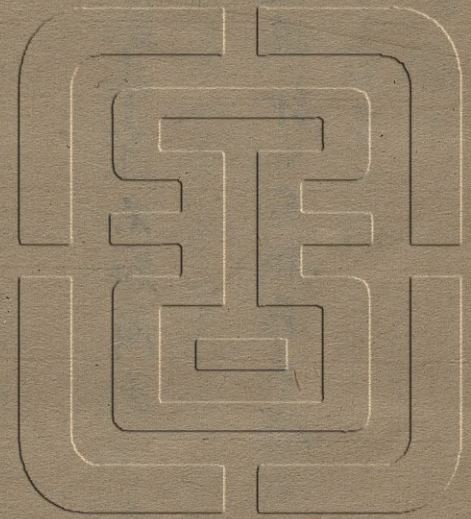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名余字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
石上債拓者不逮舊石得本適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又一帖頃獲於都下不知所出稍不待甲秀所藏雜書出
於新絳然亦自是



董文敏書畫禪隨筆



論用筆

十八

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之說也然須
結字得勢海岳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心其晚年
始自出新思耳學米書者惟吳璠絕肖黃華榜寮一及半
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
相挽處王次令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翥鸞翔似奇
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干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玉外此皆言

布置不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疎密相間也。作書之法。在能放縱。又能攢促。每一字中。失此兩竅。便如畫友獨行。全是魔道矣。

余嘗題永師十文。後曰。作書須提得筆起。自為起。自為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以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為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米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提筆時。須定宗旨。若泛塗抹。書道不成形像。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為某書。不嫌說定法也。

作書最要。泯沒稜痕。不使筆在紙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熳。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

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猪當之。皆成偃筆。癡人前。不得說夢。如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葉山看徑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漓。翰墨間妙處。在適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為作者字。如美子。便不是書。謂說定法也。

予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倒。自收。

筆不而
要直

自東陵耳。過此關。即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摹絕不識晉唐人筆。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至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急居大令帖。幾種為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迹可尋。若形模相。轉去之遠。柳公權云。筆止。須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云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蹟。不足以及此。竅也。

黃筆。要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法。蓋用筆。雜。在道。勁而道。勁。非是。怒。張。木。強。之。謂。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

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穢。肥。則。失。意。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束。二。字。書。家。妙。法。也。今。

人。只。是。作。主。宰。運。筆。

書楷當以黃庭黃素為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為宗。草。以王羲之為宗。

評書法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顏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

文待詔。學智永千字文。畫解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染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吳興臨智永。故當勝。

趙吳興。跋蘭亭序。與兩舍帖絕相似。兩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

東坡先生書深得徐海骨力。此為文湖州。洋興詩帖。余少時學之。

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黃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顏行。至於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為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云用其結體。而中有樞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以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字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楊景度書自顏高書。懷素得筆而溢為奇。怪無五代衰蕭。

之氣。宋書黃朱皆宗之。書譜曰：既得正平，須避險絕，景度之謂也。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痴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純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象迹，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叙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如或如，通乎兩物，皆入法，助神必為神品也。素師書本畫法，類僧巨擘，巨然為北苑流亞，素師則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怪，不復存山陰矩度矣。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參襟自家習氣，歐之肥，褚之瘦，於右軍本未面目，不無增損，正如仁智自生，安見耳。此本定從真蹟，以眼相印，可以稱量諸家，裒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二錄之，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閑窓遊戲，都有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卒卒首完。此最是病。今後過筆硯，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行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倖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

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傳緒，與余同法于

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書拙置第。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
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倣
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內舍幅。凡三年。自謂
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喆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有入
處。徒守格轍耳。北游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真蹟。又見右
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譬如香巖和尚。一經
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然。筆硯矣。然自此漸有不得
今將二十七年。猶化隨波逐浪書。字翰墨小道。其難如此。何
况學道乎。

吾鄉陸宮詹以書名家。雖率爾化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
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趙吳興。實從北海有入。客每稱公似趙者
公曰。吾與趙同學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
異。其沈着逼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
肯應。及余己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蹟。儼然莫公書。
始知公深於二王。其子雲卿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說。以右軍感胎仙傳筆法。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
者。此皆妄人附托語。天上雖有神仙。知義獻為誰乎。

呂純陽書為神仙中表之者。今所見若東老詩。乃類張長史。又云
題玄鶴樓。如李北海。仙書尚以名家為師。如此。孫虔禮曰。妙擬神仙。

余謂賢過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為不朽業。然亦有遇不遇。有冢
下最傳者。有勳一生而學之。異世不聞聲譽者。有為後人相傾。餘
子悠。隨巨手微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徑名人表章。一時慕效。
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運命存焉。縹緲之於造極。交使精神
不可磨滅。所謂神品。以吾神品著於世。仍獨書道。凡事皆然。
趙吳興大近唐。種長。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
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紙成堆。筆成塚。終成孤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畧帖。仍珍重如是。又
云。見文皇真論。使人氣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有
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嘆服。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

見趙吳興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竹義家。頗得襄陽法。今
海內能為襄陽書者絕少。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試子孫相傳。待書足
名世者。方以清書。凡四傳。而過元章。元章自伍脫。有義。鬼不
復讓也。

今皇帝天際飛翔。雅好書法。每携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
毅論。未蒂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令人趙士禎言如此。因致
右軍曹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
崇祿書耳。

以平原爭寸位。求種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爭寸位帖也。

晉字人書但以風流揚。不為無法。而妙實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為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昔顏平原庶脯帖。字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為辰玉所藏。爭世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未而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相繼入內府。前收。出竹君菩薩山。為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評如此。

書家以險絕為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為吳興所遮障。予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唐林律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過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本禪云。譬如有人具萬上資。吾皆藉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因援予。宋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會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以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比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拾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余此後

悟之楞嚴以還義明還日月暗還夢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然余解此義筆不與言隨也甲寅二月

書法雖貴在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要用筆如太阿刺
截之意蓋以勁神取勢以柔神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之泥
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法最深觀其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中
乃可知思凌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稷帖者參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益不似與稷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
化為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恣態取媚鮮能解此余與虞
褚顏歐皆曾彷彿士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乞已

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從響二沈及
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謂吳中文祝二家
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也沈沈未能也以空疎無實
際收余書則并出諸君子而自快不形爭也以待知書者品之
○余性好書而懶於寫鮮寫至成篇者然無日不執筆皆能橫
斷續無倫次語耳偶必冊置案頭逆時為作各體且多錄友
雅致語覺向未肆意殊非用教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
有淡意此亦自知也前人作書不為且亦不免為名使耶
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枯筆但以行草行

世亦都非作書。第平爾應酬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
追踪晉宋。此不在唐人後乘也。

跋自書

臨官奴帖後

已卯秋，余試留都，見真蹟。蓋唐冷舍羨摹者為闕筆，不書
者三年。此帖後歸婁江王元美，予於己丑詢之。王澐生，則已贈
新都許少樞矣。此帖類禊叙，因皆臨及。

臨洛神賦後

大令洛神賦真蹟，元時猶在趙不昂家。今雖宋榻，不後見
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舍舊蹟，余見之。携李項氏遂

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書羅旌題尾

梁志倫與羅氏此篇，實山居人所自寬。後余數書之，亦如歸
來詞以志吾樂耳。

書梁志題尾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予瞻似之，非也。予瞻
多偃筆。季海藏鋒，正如徐遠。紙背安得同後。此書於仿也。

書酒德頌題尾

伯倫善閉關，雖沈湎自有韜世之致。故得與嵇阮輩並稱。余飲不
能三酌而書此頌，又自笑也。

臨顏平原誥書後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魯公為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匠以為考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為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之綱，何能傳後。予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頒誥之時，王程于逸，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為之，慙然。

跋顏書後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為入門，所謂不恭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惠之意。臨天馬賦書後。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為擘窠大字，後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為雄傑。在嘉禾黃履常參政家。一為檢討王履泰藏，乃仿顏平原草書。一在吾鄉宋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一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朱書，豈皆真蹟也。朱賦材乃陸贄之扣，而子瞻稱其實。月賦以為知元章不盡，乃魯公本傳也。仍也。因皆臨及。

臨懷素帖書尾

懷素自叙帖真蹟，嘉興項氏以六千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由麻蓋，嚴不宜物，沒入內府。後給侯伯為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

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傳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樞李獲見真本。今年來亦屢得懷素官草書卷賞之。惟此為最。本朝學素書者鮮得宗趣。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粵考功亦得一冊。然狂恠怒張失其本。知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為古人目之。為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自書卷後

此余壬辰北上時在廣陵舟中書也。丙申除夕清臣復持至齋中。余重展之。因念古人書與年俱老。今去壬辰又七年矣。無能多

勝於曩時。深以為愧。

酣古齋帖跋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者。於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一摹勒。其見結集苦。此猶率言筆。遂為行世。余甚懼也。雖然予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為書各種。以副清臣之請。

書大江東詞題尾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門下徐暘輩為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曰且勒之。赤鍊。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

壁詩為吾松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間覽古懷賢知當日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詞藏之

題卷後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頭鷄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墨無凝滯皆是顏為書未滂士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臨懷素真蹟跋後

藏真書余亦見有枯笋帖食魚帖天姥吟冬熱帖皆真蹟以澹古為宗徒求之書室奇怪者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可此素師之衣鉢也書者請以一瓣香供卷之

書荆公詞題尾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束收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孤精也其推服若此宋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蘓之詞未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傲介甫此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臨稷帖題後

蘭亭叙寂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每為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稷帖者尚有草體當以者功不必規規相顧者為心刻古日遠豈在行段乎

又

趙文敏臨穉帖無慮數百本。印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字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於絕肖此為異耳。

書自叙帖題後

宋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為唐首秀。穎第一。此本蓋其衣鉢也。摹授清臣。清臣其實。余素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法求之。時有似者。近來解大神典者。功狂怪怒張。絕去此血脈。遂累及素師。所謂從口入者。不是字珍。見過於師。方世傳授也。

書後赤髯賦跋

余三見子瞻自書赤髯賦。一在樵李黃承玄家。一在江西楊寅秋家。一在甘之中何字度家。皆從都下借臨。黃卷有子瞻跋。尤勝。然皆前賦也。後赤髯則惟趙子昂有石本。又思凌嘗書之。夏禹玉為補圖。亦在楊寅秋家。因書後赤髯賦。并記于此。

書陶詩跋後

陶靖節詩。儲光羲之源委也。韋司直亦其耳孫乎。東坡和陶。惟極力摹擬。然禪家所謂夾帶有之美。東坡像太白。淵明皆相似。

書小楷冊題後

小楷書乃致雅。自臨帖者。只在形骸。去之益遠。當由未見古人真

蹟自隔神化耳。宋時唯朱芾有解。至今如何肉一見也。

書雪賦題後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示者。余愛其筆法道麗。有黃庭樂
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為競者。恐文徵仲時乎。後知遂自書一
篇。云行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為吾字書也。昔人云。非惟恨者不
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者。又云。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仍敢言。然必
有解者。

書各體卷題後

此余在長安可凍手書。及還山舟中待放。閘消遣。永晝者。清臣
為沃而裝池。及自披。頗似五枝窮鼠耳。若曰。殉知之。合則吾豈

敢

臨四家尺牘跋尾

余嘗臨朱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小本。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
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不及趙文忠。示予所習也。元人作書
經以種文忠。趙文敏為得上王法。不及米芾士。其持論如此。未
省所滑。

臨柳稷帖題

柳誠懸書蘭亭。不落右軍蘭亭敘筆墨。緩經。古人有此眼目
故能名家。

書雪浪齋銘題後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醫。子瞻自是千載人。觀其与李伯時。王定國。諸公會賞翰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浪以首三千購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樓下物。正當愧死。何置喙哉。

補龍井記書後

秦太虛撥龍井記。直稱蕪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枯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為補之。然聞趙吳興曾以補來書。數行。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愧也矣。

臨顏帖跋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入山陰。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束收云。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為沈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為學唐初諸公書。補是骨氣耳。燈下為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乎平淡。米在猶隔塵。敢自許。遠真字。題以志吾愧。

又

臨顏公師明遠帖五百本。後方有少。亦相應。米元章趙子昂止撮其勝。會遂在門外。如化城鹿車。未及事耳。

臨十三行跋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以同二月十日登舟。

以初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携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亦曹款。因得間身倣此帖。既成。其得其面。所之神采。亦不足異也。

又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為子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魏晉。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做。乃爾道。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書月賦後

小楷書不易工。宋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倣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妍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

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宗皆不如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為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及吳興。而出入于敬。同能不如獨勝。余于吳興是也。

又

余少時為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見晉唐人真蹟。乃知古人用筆。迥殊非石本所能傳。既折衷于子敬。願性自成一家。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臨楊少師帖跋後

楊少師步虛詞。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審者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班。

題禮觀音文

余書此文。云。似虞永興。歐陽率更。自愧無出藍。能取趙吳興。云。永興書。惟枕帖。清峭。有晉人韻。使余得見之。書道必不止此。

臨顏書題後

顏平原爭坐位帖。與蔡季明文。唐時林藻師之。楊景度蔡端明皆具有一體。余此書。頗以類顏。具眼者謂何。

又

右顏平原書。絳州帖所補。蓋師陶貞白鶴銘。少異。平日學右軍書者。黃魯直宗之。

題自書古詩卷尾

今日臨古詩數首。俱不入晉人室。惟顏平原。虞永興。楊少師三家。差不愧耳。時乙巳年十月十九日。為余孫孤辰也。

題爭坐位帖後

爭坐位帖。字藉黃米。蔡中宗書。皆仿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法。不無拘于法度。惟孟公天真。灑漫姿態。橫出。乃右軍靈和之致。故為宋代書家淵源。余以陝本漫漶。乃摹以宋榻。轉好者。刻之。裁鴻書中。

臨褚遂良西昇經跋

褚遂良西昇經。與淳熙秘閣續帖。所刻黃庭經。同一筆法。真蹟昔

藏新都殷尚書家。余在長安。曾於殷參軍見之。永嘉王中舍為
吳太學手摹一本。不差毫髮。後歸武陵。洪黃門以余寫法華
經字形相摹。遂以贈余。且曰：子臨百本。使馬骨追風。盡龍行兩
方。以一本見酬。余茫然未知何時得。銘其雲。

臨王右軍曹娥碑跋

余為庶考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蹟絹本。示余。
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
跋記其事甚詳。且云：見此。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衡天下
之書矣。當時以館所廢重。不敢借摹。亦喻敵難摹。略可彷彿。
於非烟非霧間耳。因書曹娥碑識之。

臨內景黃庭跋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迳之外。其為六朝人得古書無疑。今人作書。只
是信筆為沒畫耳。結構能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美用筆者。
清勁不美。用筆者。濃濁不拓。連篇者。體有分別。一字中亦
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臨禊帖跋後

余書蘭亭。皆以云皆臨。未嘗對古刻。一以撫無從。琴者。覺尤近之。
諸君子。苟藤多事耳。

臨楊少師書後

余以云做楊少師書。山陽以存。雖不盡似。畧得其破。方為圖。削斲為

簡之意。蓋與趙集噴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亦教外別傳也。

書養生論跋後

東坡先生數書秘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言於道之如此。它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覺範妙喜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因又進於此。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為升天成佛。俱是揆素取物。其八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臨趙松雪書跋後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把玩移日。舟行間遠。漫臨一過。余素不為吳興書。畧得形模。取閱吳興

臨宋元章懷素賦教。輒復自廢。除以俟它人覆醬瓿也。

書琵琶行題後

白香山深於禪理。以無心道人。作此有情癡語。幾所謂木人見花鳥者。耶。山谷為小詞。而秀鐵訶。謂不止。庶驢胎馬腹。則慧業倚。於當懺悔耳。余書此教。用朱襄陽措。兼撥鏡。意欲與乾詞相稱。安得大珠。少珠。所涉也。

書別賦題後

陸魯公詩云。丈夫非無淚。不瀟別離間。仗劍對尊酒。耻為游子顏。蓋及文通此賦。如子雲反騷。惜江令少此。轉取義陽吳光祿。承微水。寄楮登善。于文。示余。披賞教。田風雨。如悔。涸穎。之廢。

朝未始見霽色。偶然行書為亮此卷。觀者必稱謂余本字華安在也。

書古尺牘題後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未南宮語也。時一為之以歛浮氣。亮此帝。凡十起對客。信手孫虔禮所云。神怡務閑之難也。

書圓通偈後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未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板。懷素著袈裟。犯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校量功德。唐世書學甚盛。皆不為釋。以用梁肅房。駙其書不稱。惟裴休

深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矣。至宋種黃兩公。大以翰墨為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故當臻也。余嘗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舉一而新者。

臨生位帖題後

新都注太學孺仲以宋榻爭生位帖見示。神采奕奕。字形較決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誤字。乃知是宋海岳所臨。未嘗自記有臨爭生位帖在浙中。此殆其真跡入石者耶。

題楷書雪賦後

楷書以智永千文為宗極。虞永興其一變。即文徵仲學于千文。得其姿。猶予以虞書入永書。為此字某法。若退穎滿五簾。未必不合。

符前人顧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冊仍稱習者之門自必與此道遠矣

臨鍾紹京書跋後

右唐鍾紹京書通中神經有宣和以及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淨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定祖之余從真蹟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此可以云求耳

臨虞永興書跋後

虞永興常自謂于道字有悟益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斲水正與顏太師雖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

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美予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臨海岳千字文跋後

米海岳行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負者為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遊京師曾得鑿李伯時西園雅會圖有米南宮題額跋最似蘭亭筆法己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字文臨成刻本稍其優蓋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依褚河南哀冊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一毫筆所謂無往不來蓋曲盡其趣也真本況與余遠便欲忘其書云聊識之於帑尾○此余己丑所臨也又十年所矣筆法以

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克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也。
戊戌四月三日

臨十七帖書後

十七帖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有。予在
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曾借臨一卷。已於濟南邢子愿
同鄉見所刻名。予本也。念以臨卷。子愿謬稱合作。第謂趙
吳興臨十七帖。流落人間。當不下數十本。請多為之。足傳耳。余
自是時寫此帖。以懶故。終不能多也。

臨洛神賦書後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又以為右軍自書。刻如梁世所摹。與唐
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梁摹本也。余家戲鴻堂帖。唐摹。又有一
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余跋。亦有文壽承跋。蓋貞觀中
太宗命褚遂良摹。遂良摹。亦。賜魏徵諸由。此一本。自唐至今。余猶
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率真蹟。為新都吳生所存。余亦不甚
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為宗極耳。

臨像贊題後

柳誠懸小書。玄真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贊。知誠懸用
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畫無不出。持一玉。但能脫却臨做。
迹。如禪名家。艾但學蘭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
不可不知此理。

跋臨女史箴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席頌華分類題箴附於畫左亦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據孫過庭續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即女史而訛承于後耶然其字結構全類十三行則又非王右軍也暇日遠發興雅書遂復依不見右軍真跡聊以言取乃不似耳

臨宣示表題後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榻戎輅表臨宣始知鍾書自有入路益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恣態橫溢極鳳者寫翔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

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字儉諸跡有其善矣辛丑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跋臨瘞鶴銘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世所傳遺教經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欲縮為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書舞鶴賦後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為人化勝者書每懸看輒不得因悟小楷法使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未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

之集古字已有規者曰復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

跋十三行洛神賦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于陳灑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蹟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倫神采以形模已不相似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榻為當今第一曾一見于長安臨寫刻石恨趙吳興有此墨蹟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既雋之法使我得之亦當不啻也

題書千字文後

千文凡書四載先後化止筆墨間閱幾如寫一大藏經今至

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吏牘之餘余所愧於襦袴夜也

跋契帖後

唐相褚河南臨契帖白麻蹟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楊氏之行澤樓蓋雲間世宗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為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為心醉至于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若其難合也昔張子厚日臨蘭亭一卷東坡聞之以為淫乎心者不是家珍也此書宗首如此趙文敏臨契帖最多

猶不至於字之終之哀以筆勝可印而福善勿者不談
易也

